斜川集

斜川集卷第三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題鬱孤臺懷玉案坡集有鬱孤臺詩自注云在虔州作時爲紹聖元年叔黨詩卽和其韻

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巨壑從茲逝軒裳豈足酉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長元案欒城集有寓居六詠東坡集亦有和詩此佚第二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隨坡在惠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栽花雞冠散見各部今并錄之

旅寓仍艱歲豬毛入饋盤泥芹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覺江湖遠空驚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頗亦試艱難

湫隘黃門宅喧囂半雉牆此君時掩苒小屋自清涼月落寒梢靜春回穉筍猖兒童護雞犬更看引鞭長

橘實江南少依稀綴樹叉稍存後彫質能吐欲然花西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雞俄獨立衆卉已難藏意氣矜全盛萋蕤憫欲偃伶俜蜂與蝶未免歎脣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

侵書軼亂色映綠苔侵肅殺秋將至霜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凛佳賓相對山陰禊會陪南阮貧琳

琅風葉響水壘月窗勻何必籃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能有懷惠許見弟懷玉

乘是爲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韵冬至與諸生飲酒之作中有云愁顏解符老壽耳鬬吳翁坡自注云符吳皆座客蓋符林秀才吳子野也

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黎窩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匏繫肴蔬盛簋饛一歡爲了詩百福與君同已慣鳶飛墮眞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椰酒醍醐白銀皮琥珀紅海南有銀皮酒儋獰醉野獠絕倒共鄰翁藹

芋人人送囷庖日日豐齋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蠻羞蚶蛤圓奴饋韭菘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想在瀛蓬介隱惟偕母麗團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霜高宇宙寬頭風思撇手髀肉怯征鞍俯傴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艮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真難得凶豐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隴頭耘雀啅飢謀食龜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

電驅瓴建屋溪漲浪翻查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睡恓恓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棄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咤沓沓是燕雲燕山雲中王子可人處壁間留短樣自雖疑刻鵠初不得黔鴉世味眞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雄彈丸屋瓦墜雲散馬牛風神物聊相戲驚心未解空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佳亭榜字新平疇煙漠漠野水碧粼粼桂劍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冕眞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翰孰爲鄰披何空遺恨沾衣想自頻覩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引退元非病歸田卻患貧躬耕聊自給知命敢言屯好客還師鄭多金不羨秦猶能化鄉里殆類葛天民

遊英州碧落洞 懷玉集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遊碧落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瑯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

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
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曇秀 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
猶能繭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門有雀羅
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 懷玉案欒城後集有寓居二詠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似佚東樓一首攷坡集亦有和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
晨起何妨簪挂頤自信丹田足梨棗不憂瘴雨滯茅茨

三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 懷玉案坡集紹聖四年有次韻子由三首其二爲東亭東樓椰子冠亦其一也欒城集亦有詩題云過姬寄椰子冠是此詩蓋倡於叔黨而坡翁俯同其韻也

玉佩犀簪稍網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書豈獨窮周作一莊叟說偈還應見祖師稷子偶從遐物得竹皮同使後人知平生冠冕非吾意不爲飛鳶跕墮時

大人生日 長元案据第一首七年二字當是元符三年十二月作時坡拜玉局之除北還過嶺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紹聖元年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餘六首凡原生貧病陰功活人世間出世字句複出疑非一時所作永樂大典依類編纂今亦無能分析矣

七年野鶴困雞羣匪虎眞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

五朝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慍豈獨原生不病貧

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遠郵傳（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

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眞昨夢

腹中梨棗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柏寢年

昔將直道破羣纖出走寧逃此日讒塞馬未還非叟病

莫邪偶棄豈鉛銛長生有道因餅饘造物無私獨與謙

從此軒裳眞敝屣出世間出世固難兼

一封已責被敷天（揚州論積欠事）十萬饑民粥與饘不待丹沙

錫難老自憑陰德享長年壽條固已占黃髮珠火還應
養寸田況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冷然
勿藥髀減帶圍寬壽骨巉然正隱顴不待期頤祝難老
固知穮蓘自豐年僵松再蔚千齡葉眢井新飛百尺泉
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造物報其天
疇昔東華典祕藏於今晻曖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譴
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
仇池何用趨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
窮竄三年瘴海濱簞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病原非病
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嫗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

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枯等幻塵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 懷玉朱穎濱詩載欒城三集題云十月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炭殘獸紙帳寒燈月在窗似聽竹聲知有雪便添酒興欲傾缸西鄰正想湖風穩古殿遙瞻老柏雙自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夜來小雪猶凝地睡起扶桑已著窗卻喜少陵時炙背不憂北海屢空缸豐年何待豚蹄祝薄酒聊煩蠟屐雙試走湖邊望嵩少殆如疊嶂在匯江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 懷玉朱穎濱詩載欒城後集

日晏幽人來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

卻掃從教世路荒絕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祗話耕桑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

幾年零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禊流水一云脩竹泛觴聊爲小兒娛殘杯冷炙慙佳節草服黃冠慕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竊園已愧下帷儒

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懷玉案穎濱詩載欒城三集是爲大觀三年

坐閱星周幾變遷恒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庚辰歲歸潁昌杜門不出今十年矣早退得閒眞玩歲跏趺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

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鬱葱然椒花頌酒祈新福
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歎黃粱已熟客猶眠
潁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號潁濱遺老

叔父生日

垂耳飄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屢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
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
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事渺茫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
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予康強

漢庭已致商顏叟寧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驚萬石
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潁水濱
設效見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齒形未肯上陵煙欲了人間一大緣心法已傳黃蘗要
形神自契赤松仙爾來卜築安懸罄容使蒼生望濟川
不用丹沙駐齒髮見恒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
聞其齋素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

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苦學小乘禪
隙駒安用徒勞苦爲我西來數擊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粹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瑣持簪橐
卻臥關河閱歲年目送秋鴻陵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
笑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蒲鞭無可鞭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謬玷英髦齒故鄉西溪雲日曉蒼涼樽傾北海佳辰至
樂入熏風畫漏長未放巾車陶令去且容拓戟少陵狂
他時儻與安昌客還許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嬾著鵕鸃冠買得林丘小洞天十畝琅玕樊照座一谿羅帶恰通船行當雪夜尋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雨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慰垂涎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荅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茅茨敢怨天小築強追三徑樂遠游未遂五湖船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隝春風共一川待我西窗蔭與碧妙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韡華國相約遊嵩少

春糧已辦登山計積淖車輪四角生勇健無人先接淅

滞雨愧我說重盟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蒼苔屐有聲
刻石題名須絕巘蓬萊頂上記曾行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岡初見嵩少
青山真似有情人百里相迎列萬屯積翠已堪供爽氣
羣趨如欲避雄尊少寬眼界塵埃外卻視醯雞井陌喧
方信胷中有餘地青丘雲夢不勞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虞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
大鈞播物豈能爭空嗟抱藝頻三黜不待驚人試一鳴
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日暮空彈鋏
鬢髮霜彫爲著書想像柴門延屐處淒涼湍水但丘墟
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蚤歲聲名聳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繡衣曾是先朝舊
郎省空驚白髮新不羨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
德星臨處陰功滿高大門閭畀後人
泗濱初獲拜荆州頳水欣從杖屨游華髮歸來慰平昔
邦人共喜見風流里門尚想諸郎下薤露俄驚素旐秋
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眞爲子孫謀

槜隱堂

果爲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廛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爲束帶人衆棄已甘棲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幅巾他日衡茅去紈袴儒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藴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蒹葭相與永直疑汴泗看交流壽公且吸杯中月淸水頻移鑑裏舟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眞欲㓂公留

危構飛空舊奐輪澄光爽氣壓城闉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燕埋

少陵有句眞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粱正與夢俱熟
環堵眞無爨欲清晚客彊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
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厭看塵土暗春晴喜見池塘翠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
斜川終擬學淵明歌呼且盡杯中物寂寞何憂身後名
況有岑參好奇怪爲君試草渼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春撞澗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

遐眼驚看灩澦堆寒碧照入無底竇鏗轟殷地半空雷
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翦裁花雨落春風忽驚屈脫無餘地
變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
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遙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飛花弄態作沖融寒威尚帶嘉平臘
和氣爭先養物風爽入西山千仞色潤添南畝一犂工
先生休道催科拙趁著河東歲屢豐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閒說有談容許肆言欲學擲倉追世好自知握手觸羨翻雄夸頗快平生願笑語欣陪十日溫卻返邯鄲尋故步兒童意態覺卑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西風卷雨出羣山曉色朦朧未散煙雉堞横空雲半隱旌旂改色日爭鮮承平不在山河險臥護何須鐵石堅賣劍買牛從此始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答陳帥和詩

電掃天驕到海邊長城千里靜無煙盧弦固自落驚羽

大手何勞試小鮮收拾風流開幕府從容談笑臥中堅
顧覩橫槊詩千首鋒鏑消磨變力田

和新葺南園

道眼年來等色空塊蘇不羡化人宮敢嫌仲蔚蓬蒿陋
久悟邯鄲夢幻中甕牖繩樞知達觀兔葵燕麥任春風
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躡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壙銘

欲藏揚雄老一區清名不耀力難孥但知穮蔉勤吾事
要以凶豐畀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琨瑜
夜光明月毋輕付誤認空空叩鄙夫

田家書事

路入銅鞮草木幽不堪隴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若爲收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艮卿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爲黃花思故國羞看白髮負初心隔風有句空悲咤獨酌無人訴淺深卻羨楊卿橫槊後從嘲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見唱酬二首一贈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清夜

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幾髮垂堂共愛不貲身一官聊爲家山往要看明年濯錦春伯充時得戎倅欲歸蜀

家風凜凜嗣前塵元祐巷中老道人仲賢家巷自謂老道人形似子綦獨枯槁詩如開府月清新功名軒冕眞餘事富貴纔條誤此身不有胷中陂萬頃肯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植秀才歸盱眙

濁流盡處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鬟頓覺山川無與並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肯作小坡客先君以硯付入舍弟有詩曰吾裘此無用寄與小東坡瓢飲來同陋巷顏不爲尊鱸起鄉思重親方在白雲間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藜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苦相喚細雨斜風不忍歸幸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瀟湘起我江湖一作煙波興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漁醉南畝服儒冠敢意青雲便可干似是馬曹安嬾病御慚雞肋眷微官眼前簿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為問崎嶇緣底事鬢毛蕭颯帶圍寬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為浮名俛首干應笑嚴徐吐脣吻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

時誦髯劉枯槁句粃糠萬事百憂寬

自穎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豎拋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筍蕨齊不謂傷書誠可畏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象犀欲遺長鬚無以報太牢滋味愧羹藜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學稼與學圃已得異書逢異人隻影自隨空四海歲寒相伴有孤筠揚雄何日豈區老問字應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畫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麈生風看落屑
詩壇餘勇戰空拳拍隄春漲雲容闊夾岸桃蹊錦接連
到處聚觀千萬口要公膏雨作豐年
雲閒笑語雜鵷行山意波光兩浩茫老大讀書眞伯業
歌呼狎客類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
湛輩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

次韻伯元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爲色
自是肌膚淑且眞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伎凝神
空齋獨嗅無人賞鼻送幽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翦裁羅綺空爭似
併合丹青太逼眞尤物端能耗地力癡兒意欲費精神
願回春色歸南畝變作秋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隙不多時佳會應須日日期羨子多情勤秉燭
尋芳問柳每題詩洛花名字爭新見尤物東君翦刻遲
安得韓湘寫奇句世閒紛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班山花灼灼強施丹能容丞掾歌呼處
信是平陽度量寬溪上有人歸獨晚夜闌秉燭若爲懽

但知草檄催詩債何必重尋落藥看
罇餘舊壓蒲萄綠盤有南珍荔子丹草草春光雖未稱
人人酒令暫須寬興來勿廢無何飲老去難尋特地歡
慰我窮愁眞待子懸詩寄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蕭蕭素髮插入頭世上功名得汝求神馬尻輿安所稅
寸田尺宅早歸休結茅但使纔容膝解劍還須便買牛
更慕少游乘下澤不妨閭里自沈浮
釆椽竹屋亦天眞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
聊將傳舍詫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

安枕不聞尨也吠華門圭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邑吏民投劾賦歸無二頃
上書遮闕有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暖律回時草木春
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鑑特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閑人日月長適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
麥熟村村餅餌香遙想雲閒下雙舄客懷仙子望三鄉
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風墮渺茫

小子篇與其友作濯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子亦

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磨藥石一春過
寂寞觶罇萬事空亭下麥秋鶯翠浪山前雨腳卷晴虹
渡頭試驗豐穰意半是村醪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癖軒

海竹纖杉亂葦萑君家千樹獨淇園清陰夏簟常留客
疎影秋光共入軒屐阮孰窺塵外趣鍛嵇聊與世人論
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月在告

寒月侵窗燭在檠幽人兀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

十日不聞鼙鼓聲艮卿在告免扱敘已十日矣

題李徵叔所藏戴嵩耕雨圖

稀雲漠漠雨垂垂水滿平疇秧稻時青蒻綠蓑晚歸去一作青蒻笠臥載歸爲問市朝儂不知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韓懷玉案文若名宗武韓莊敏玉汝之子

山河景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明月端來臨不夜珠宮玉宇潛娟娟

閒尋短棹問溪源乘興眞爲載酒船應學二疏辭漢早勝遊兼作地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使君軒馭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

急遣詩筒挑鼓旗
欲追急景去如飛剩賦新詩酒百巵倒載接䍦扶酩酊
恰如山簡醉歸時
新醅潑蟻綠溶溶時爲賢人後一中況有能詩庾開府
論文輿歎有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擾擾羣中學坐禪我欲退休從杖屨
浴明門外有鍚泉
山行次韻楊瓦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逃空況入背冥窈窕中欲竊姓名孤絕處
恐君遺恨不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忽驚山斷見雕堆尋溪便欲拏舟去
留取他時雪夜來

道中買得芒屨

買得芒鞋拄杖挑心先向足躡雲霄山林本是吾歸處
不待移文辱見招

次韻渠守端午西湖曲水

遊醼清穎入溪渠左繞孤城轉古墟豈止江湖來席上
一蓑窮澤十千魚
暗泉百道草間鳴已覺園荷翠蓋傾擬欲拏舟江海去
門前歸路是春明

一葉何時縱櫂歌空悲急景怨蹉和斜風細雨添愁絕
青蒻蒙頭映綠蓑
兵廚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莫折荷枯秋露淨
更看鏡面渺瀰時
叔度平生撓不渾注之不滿挹無痕甘棠訟息餘輿晚
目送牛羊自下村

次韻趙伯先雪中見招

華堂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天為王孫醒醉眼
晚來瀟灑入千林
攤舟袁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浩無邊西陂欲與稽山並

賀監風流太白舡

次韻張次應見寄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頓覺還窮似少陵無裋褐
空懷大廈庇千閒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強秦長平一戰坑俱滿
臺上應無豪傑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蓴鱸一別信音疏食指令人盡信書不是分甘慰愁思
臨淵空羨計無如

斜川集卷第三 完

斜川集卷第四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蒸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葢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胷懷髣髴也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傃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頹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惘凶閭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亟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閔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我殺陽石而未厭兮又蹙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察予之無聊兮實有家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遑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遭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旣沈冤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
夫九原坡集云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
魂煢煢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亾也禍
始於扶蘇眇斯高之巋冢兮視其君如乳虎會纖息之
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孼
婦晨雊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漢戾顧
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旣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
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側嗚呼噫嘻

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
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
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武乾其何異既上
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
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
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有自比於驪山
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
以信讒而殺子昵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
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

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盛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觝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予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而一作暴怒持掠一作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會一作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鯤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葢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一作楹）之已折補茅屋（一作芙）之罅漏塞墻垣之頹缺巳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一作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蟣之緣也噓則墜蝸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覗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

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來)髣髴於過耳(一作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

外人干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飲予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蹕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忝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爵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闥黃也揚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

末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鑛熾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正以慈悲體有扣即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普融老眞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即色而觀空即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代滿憲謝換官表

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
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温厚允爲臣子之光華
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
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
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爲
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
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
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
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
夙夜祗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

國晉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剌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顓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闕欲效鷹鸇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已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邁虞舜之四聰吏議雖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

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府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洊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昇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爲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闕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甍屢竊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闒廢

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
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
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之
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
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巀嶭之舊士
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
會不鄙疲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 中謝 伏念臣斗筲
小器樸樕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貪緣一

仕瀆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將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遺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撫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為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靦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

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薦舉狀

蜩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罔難欺於匠石偶綰簪裳之餘冑得齒搢紳之後塵萏將餬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尚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於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逾人錐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烝枯朽實倍費於吹

噓豈謂薦書忽光部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並
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
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
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
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
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帑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
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
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

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旣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强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緼袍刓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

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閒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履一作屨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郯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覩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

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几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

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龎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龎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龎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

蹝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眡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輩汨沒必流爲鄙夫也恭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

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

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擲包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

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之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

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豈矣故子臯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士變論懷玉家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坡集無之字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祠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殪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雖字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
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
然（坡集無不然二字有天欲亡之句）則陷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
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則亡國殺身終
而（坡集）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作嗚呼）小民之家一朝
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
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坡集無者字）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
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

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布衣坡集云漢高皇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坡集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十二字故瘡痍未瘳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

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亾敗而興者有矣（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亾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亾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亾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所以二字從坡集補）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使其二字從坡集補）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坡集有圖字）於范氏若趙盾矣（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甍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雖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

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狹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書張鷟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弈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弈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

如是敗此適已之效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營天子之意邀取寵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

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亾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環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裒刻進憲宗旣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鎛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閒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

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寳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寳劒而亾斛瓚亦死於呂姜之髢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亾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

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
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
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
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
爲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况其下者乎吾觀周
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
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
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亾而誅耳而漢無可幾
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匕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

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眞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亾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驁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

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

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眞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間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强大言反以眞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說能

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

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赤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

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遂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

之兩全哉曹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埸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

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擧朝爲之寒心而勸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斜川集卷第四